

## 瓦房下的老狗

□ 吴佰洋

我是一条守在瓦房里的老狗。我不会说话,却能听懂人间所有的温软与苍凉,村里人都说,这是一条通了人性的狗。我的毛发早已被岁月染成花白,脚步也变得迟缓蹒跚,可我依旧愿意一步一步,紧紧跟在他们身后,踩过他们踏过千万遍的黄土路,丈量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他们是两位留守乡间的老人,家在村落中央,三间青瓦老屋围成一圈小院。地势偏高的院落,藏着老人最珍视的记忆。老爷爷常说,1976年那场大水,淹没了周遭所有的屋舍,浊浪直抵门槛外,却终究没能漫进这方小院,这是老天眷顾的福地。院里栽着一棵黄皮果树,岁岁年年挂果飘香。年轻时,我总对着偷偷摘果子的孩童高声吠叫,如今时光流转,再没有顽童踏入院中,那声声护院的大吠,也渐渐消失在风里。我的世界,小得可怜。不过是这方小院,这两位老人,还有门前那条通向远方、藏着牵挂的土路。

世人都说,狗的一生短暂如朝露。可我却觉得,自己活得格外漫长——漫长得陪着他们,把一个又一个黎明等作黄昏,把每一次院门的开合声,从满心欢喜的期盼,听成无人归来的失落。

我早已记不清初来的日子,只记得那个午后,老爷爷蹲下身,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头顶,轻声叹道:“也是个没人要的苦命娃。”老奶奶端来半碗温热的粥,温柔地唤我:“趁热吃吧,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那一刻,我便懂了。这三间瓦房,这两位老人,就是我此生唯一的归宿。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儿女,都奔赴了远方的城市。唯有逢年过节,才有汽车的轰鸣声打破小院的宁静。车轮停稳的瞬间,沉寂的老屋便被欢声笑语填满,那是一年,最热闹、最温暖的时光。

我也格外欢喜,孩子们揪我的耳朵,拽我的尾巴,我从不恼怒,只是温顺地摇着尾巴。老爷爷在灶房杀鸡宰鱼,老奶奶忙前忙后张罗饭菜,我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尾巴摇得像一阵风,把满心的欢喜都揉进这短暂的团圆里。

有一年中秋,儿女悉数归来,圆月高悬,清辉洒满小院。大女儿提议,兄妹凑钱推倒老屋,盖起崭新的楼房,让二老安享舒坦日子。

老爷爷沉默了许久,月光勾勒出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他低头望着脚下的土地,又抬头望向相伴一生的瓦房,声音低沉而坚定:“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砖是亲手打的,梁是上山砍的,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木椽,都浸着我们的汗水。新楼再好,盖起来,就不是我们的家了。”

老奶奶轻轻点头,眼里满是不舍:“修修补补就够了,这院子、这木门、这棵黄皮果树,陪了我们一辈子,丢不下,也舍不得。”

儿女还想劝说,老爷爷摆了摆手,语气温和却不置置疑:“心意我们领了,钱你们留着自用。我们住惯了这里,换了地方,觉都睡不着。”

那一夜,再无人提起盖楼的事。圆月高

悬,清霜洒满庭院,我趴在老奶奶脚边,静静地

看着她偷偷抹去眼角的泪光。我不懂什么是新楼,只知道这院子的每一寸泥土,都印着我的脚印;这瓦房的每一缕烟火,都藏着我的牵挂。这里,就是我的家。

只是人间的团圆,向来短暂,留不住半分。儿女离去的那天,我守在门口,孩子们趴在车窗上不停挥手,老奶奶攥着围裙的边角,嘴唇颤抖,却始终说不出挽留的话。汽车越行越远,扬起的尘土缓缓落下,小院重归死寂,安静得能听见风掠过瓦檐的声音。

老爷爷站在门口,久久地望着那条通向远方的路,一言不发。我挨着他的腿静静地坐下,尾巴轻轻拍打着地面,陪着他沉默。风拂过他的衣角,微微颤动,转身进屋的那一刻,他的背影,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

灶台上的剩菜,老奶奶舍不得倒掉,用纱罩轻轻罩住,一遍又一遍地热,直到菜色蔫软,才叹着气收起来。深夜里,我总能听见她轻声呢喃:“老大这个月没打电话,是不是太忙了……”老爷爷依旧沉默,只是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我看见他的枕巾,湿了一片。

日子,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平静。开春时节,老爷爷独自修缮院墙,和泥、砌砖,弓着疲惫的脊背,抹一把汗水,歇上片刻,再继续劳作。院墙依旧是那道老墙,只是多了几分坚实,能再守护小院好几年。

老奶奶端来清水,轻声说道:“行了,又能管好几年了。”老爷爷接过水碗一饮而尽,望着修缮好的院墙,沉默无言。

那年秋天,发生了一件我永生不愿回想的事。那个午后,即便闭上双眼,也依旧清晰如昨。

老爷爷去镇上买盐,没有带我。我趴在院中晒太阳,暖意裹身间,忽然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眼前一片漆黑,嘴被绳索勒得生疼,身躯在麻袋里颠簸不止。只听见有人嬉笑着说:“这条老狗,还能卖几个钱。”

我被偷走了。后来的一切,都是老奶奶讲给我听的。

老爷爷归家不见我的身影,在院子里一声声呼唤,从白昼喊到黑夜,嗓子沙哑到发不出声音。天未亮,他便踏上寻我的路,镇上的每一家狗肉档,他都挨个找寻,一遍遍询问。有人笑着劝他:“不过一条老狗,再养一条就是了,不值当。”

他全然不理,执着地找寻。第三天,在镇子最西头的后院门缝里,他看见了我——被拴在石柱上,满身尘土,眼窝深陷,憔悴不堪。

他猛地推门闯入,档主上前阻拦,老爷爷红着眼眶嘶吼:“这是我的狗!我养了它整整十三年!”

档主称狗是花钹收来的,老爷爷二话不说,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翻遍每一个口袋,凑够了双倍的价钱。档主清点完毕,挥手让他领走。

他蹲下身解我脖颈上的绳索,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许久才解开。随后,他紧紧将我抱在怀里,力道重得让我几乎喘不过气,那是失而复得的珍视,是刻入骨髓的牵挂。

返程的路上,他一路抱着我,步履蹒跚。

我想告诉他,我能自己走,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一遍遍舔着他粗糙的手掌。走了很远很远,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传来温热的水滴,那是老爷爷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皮毛上,烫进我的心里。

从那一刻起我便知晓,这世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与他们分开。他们从未向远方的儿女提起这件事,电话里永远是那句:“我们好着呢,身体硬朗,别惦记。”挂断电话,老奶奶会多摸我两下,老爷爷会往我的碗里多添一口热汤。

如今我垂垂老矣,只能静静趴在院子里,闻着老奶奶晾晒的被子散发出的阳光味道,听着老爷爷断断续续的鼾声。看屋檐下的光影朝夕流转,看黄皮果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岁岁年年,循环往复。

我终于明白,我这一生所求,不过是这方瓦房,这方小院,这两位老人。所求的,是每一次他们望向远方期盼儿女归来的时刻,我能静静蹲在脚边相伴;所求的,是每一个孤寂难眠的夜晚,我能听见他们的叹息,用无声的陪伴,温暖所有的冷清。

我知道,我能陪伴他们的时光,所剩无几。我的眼睛渐渐昏花,耳朵慢慢失聪,走几步便气喘吁吁。可我还能摇起尾巴,还能在他们夜半醒来时,走到床边,轻轻蹭一蹭他们的手掌。

我不怕衰老,更不惧死亡。我唯一惧怕的,是我离去之后,这方小院内,只剩两位老人对着空荡的墙壁,数着祈盼的日子;惧怕他们想诉说心事时,再无人倾听;惧怕他们站在门口遥望远方时,身边再无一个身影,陪着他们一起等待。所以,只要我一息尚存,便寸步不离。

世人说,狗的天职是看家护院。可我深知,我这一生的使命,是陪伴。

陪他们从青丝等到白发,陪小院从热闹归于冷清,陪他们从儿女绕膝的幸福,走到两两相守的孤寂。我别无所长,只守着这瓦房,这小院,这两个人。守着每一次他们望向远方的期盼,守着每一个无人知晓的孤寂夜晚,用我一生的时光,温暖他们余生的岁月。

我不知道明天会迎来怎样的光景,但只要院门依旧敞开,朝阳依旧升起,我便会睁开双眼,摇着尾巴,走到他们身边,守护一生。

今夜的月亮升起得格外早,清辉皎洁,洒满老屋。月光穿过青瓦的缝隙,落在院子里,两道苍老的身影,一道佝偻的犬影,拉长在月光下,凑成了这世间,最温暖的团圆。

## 老家院子

□ 蔡志强

铁门锈成时光的底色	都揽进深深的纹路
铜黄的锁	老井盛满甘醇清冽
锁得住鸡鸭的聒噪	昨夜月光吻过孩童的脸
锁不住门缝渗漏的岁月	笑声沉在水底
	碎作一井银鳞
砖墙暗红 苔痕碧绿	燕子窝仍在屋檐下
是谁遗落的泪	燕子已远走
洒着亲人的絮语	空荡的巢
在风里轻轻回荡	盛着一整个春天的倩影
花盆是本泛黄的书	一切都在
蜡黄 碧绿 干枯	风却不是当年的模样
都是春秋的笔迹	一切都在
写满无人细读的过往	像云朵 飘向遥不可及的远方
石板站成沉默的老者	
驮着岁月的重量	
把喧哗与寂静	

## 走进刘基故里

□ 薛伟雄

那年国庆,我们驱车由浙江丽水去文成。

当车子进入浙南山地,沿途地形复杂,峡谷纵横,翻越多处险峻山岭。在山间盘桓,走着之字形的硬底化公路,蜿蜒伸向大山深处。部分路段弯曲密集,坡度陡峭,头顶是悬崖石壁,仰望心怵。横看窗外的竹林、茶园、梯田,却呈现了浙南风光的迷人景色。车轮拐过山角,一缕炊烟袅袅升起,篱笆墙内,一户山里人家,围坐门前谈笑风生,让人心生向往。越往山里走,人烟越是稀少,生态环境优美,空气也越发清新,我心里想着,这样的深山僻壤,倒觉得是个藏龙卧虎好地方。

此行目的地,是刘基故里。刘基,字伯温,谥号文成,是明朝开国军师。系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慕名而来,是想在这人杰地灵的山水之间,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刘基。

来到故里,车停景区游客中心。走过公园,跨过三座石桥,便是故里核心区,即刘基铜像广场。刘基铜像前方石板刻有“千秋景仰”四字,表达世人对其敬仰之情。铜像背后倚靠小山,石壁上刻有“通天真人”四个大字,诠释了其通晓天文、地理、人事智慧。

在核心区转圈,我感觉这里石桥、铜像前后刻字,都是围绕刘基文化思想而设计,彰显其一生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文化思想。

从广场右转,便是刘基庙。庙建于明天顺年间,有五百多年了。穿过“帝师”“王佐”两座木坊,便入了庙门。庙不算大,却有一种厚重的威严。那些梁柱、斗拱,都是明代的旧物,木色深沉,雕饰简朴,岁月已将其摩挲出润滑光泽。院子里几棵古柏虬枝苍劲,绿荫如盖。

正厅里,刘基的塑像端然危坐,彩绘亮丽。四壁悬挂着匾额楹联,许多名人的笔墨,密密麻麻地挂在那里,草行楷隶,皆是心迹。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蔡元培撰写的一联:“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粉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感觉蔡老对刘基评价是恰当的。

对“刘基文化”内涵,前人已做了高度概括: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先说“立功”,刘基不逊诸葛亮。世人颂称: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也就是说诸葛亮其一生,留下的是三国鼎立局面,以至战火连绵达80年之久。而刘基辅佐朱元璋扫平群雄,不到十年时间就摧毁了元政权,建立起全国一统的大明江山。

然而,功成之后呢?朱元璋当了皇帝,刘未能如诸葛亮那般独掌朝纲。他陷入了明初宫廷斗争之中。当朱元璋向他咨询宰相人选,他直言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褊浅”,胡惟庸更是“小狭,将俄轍而破犁矣”。这些话,句句都说中了,却也句句都结下了仇。他的“刚毅忠直与疾恶太甚”,在庙堂之上,是立身之

本,却也是取祸之道。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政治的漩涡,郁郁而终。

来到武阳村,刘基故居还在,保留着元明时的建筑风格,简朴而古雅。出了故居大门,往右走不多远,便是武阳书院。

置身书院,我又想到了刘基“立言”。他一生著述颇丰,最有代表性的是《郁离子》。这部书,写于他元末弃官归隐之时。他眼见天下大乱,却又无力回天。于是,“奋发著书”,将胸中块垒,借着文字找一个出口,寄托政治抱负。

刘基在《郁离子》里讲为官之道,讲以民为本,视民如子,讲廉洁反贪,讲用人信人,这样的文字,岂是那些只知钻营官场、贪官恋权的人写得出的?

在书院里徘徊,我似乎遇见了当年刘基:不是那个羽扇纶巾的军师,而是一个孤独的、苦闷的读书人,在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着他的理想,也写着他的不甘。

武阳村还有一个去处,是刘基的墓。墓很简朴,只是一穴草坟,坟冢静静地卧在青山脚下,四周松柏环绕,青草茂盛,风吹过,松涛阵阵,芳草萋萋,像是天地间对这位千古人豪默哀。

站在这墓前,我思维触碰到最核心的一点——“立德”。

何谓“立德”?不单是做几件好事,捞一个好名声。而是将一种人格、风骨,活成自己的样子,让后人无论相隔多久,依然能从历史的尘埃里,感受到那份光亮。刘基的“德”,我以为,不在于他被神化了的妙算神机,而在于他始终如一的正直和以民为本思想。

他一生刚正,无论在元在明,始终不改其“疾恶太甚”的秉性。在元朝做县丞时,他体察民情,被百姓称为“刘青天”;在明朝做御史中丞时,他依然秉公执法,不畏权贵。这样的人,在官场里避免不了吃亏。他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当朱元璋要拜他为相时,他推辞了,理由就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

然而,知归知,做归做。他终究没有因为知道而改变自己,去迎合、去妥协。在元朝,他宁可四次弃官,也不肯同流合污;在明朝,他宁可退居山林,也不愿卷入派系斗争。这正体现了他的“德”。

走访刘基故里,对其文化内涵思考,我觉得他活出了三种境界:“立功”是入世,是兼济天下;“立言”是出世,是独善其身;而“立德”,则是其不改其志、不变其节的那种风骨。他的“立功”,没有放弃“德”的底线;他的“立言”,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文人,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的“立德”,是一切以万民福祉为依归,做到口不言功、身不及利。凡是违背天理与人性的事决不盲从。

回程的路上,夕阳已西下,风从山谷里吹来,带着草木的清香,带着历史回响。于我脑海中,刘基的一生皆以民本思想贯穿始终,这才铸就了他三不朽形象,其留给后人最宝贵遗产,便是“刘基文化”。

## 英雄花开英雄城(组诗)

□ 崔耀奇

### 致木棉王

你站在中山纪念堂的蓝瓦下把三百年风雨淬炼成一身铠甲康熙年间的一颗种苗穿越炮火在辛亥的雷鸣里第一次开花

根系是暗夜奔涌的东江纵队枝干镌刻着农讲所清晨的号角当陵园西路的春雷滚过天际十万朵火焰瞬间点燃了云霞

你是否记得建筑师悬在飞檐的英姿记得木棉絮裹紧战士的疤痕记得地下铁穿过英雄城腹地

新芽正顶开旧砖墙的残瓦花落时像英雄合上眼睛飘向珠江的波涛与黄埔的船闸而新蕾在叶挺将军的铜像肩头续写未寄出的家书与《囚歌》的素笺

钢铁枝桠托起花城的第一缕晨曦年轮里藏着永不熄灭的火把每一道裂印都是时光颁发的勋章每一朵花都在奔赴春天的盛筵

你曾让混凝土为根系折腰让春风在弹痕处重新安家赏花的孩子仰起脸庞时整座城的记忆在花瓣里融化

火鸟从康熙八年的硝烟飞来英雄花开英雄城在356周年轮的深处你依然把春天举得高过苍天

### 木兰辞

——写给华南植物园木兰

当春风解开龙洞琪林的秘语你便从龟裂枝干中醒来

瓷白或浅绿的杯盏盛满晨露在青苔蔓延的台阶旁静候第一只蝴蝶的吻

十二月光阴在叶脉间游走新蕾如未启的信笺裹紧千年霜雪与烽烟此刻你只属于岭南的薄雾属于药园低语的石径属于某位诗人遗落的韵脚

暗香浮动的刹那整座园子屏住呼吸——木笔蘸着珠江的波光在天空写下:柔韧可攀云孤芳不争春

待骤雨跌落华裳你退回青果的谦卑将雅致缝进那一片皎洁像一卷未读完的线装书守着泥土深处的寂寥

### 燕山落日

傍晚的燕山静卧广州之东

一两声鸟鸣遗漏在那片糯米糍深处

夕阳隐没在燕山那边孟春的微凉,在我心头轻抚

我喜欢燕山的落日喜欢那道寂静的山脊

山脊寂寥犹如母亲,在大地深处长眠……



清荷飘香  
□ 春妍摄

## 咏荷

□ 程东

谁撑绿伞碧池中,半掩娇姿角露红。身陷泥涂心自洁,犹吟逸韵送香风。

## 梅花醒在春风里

□ 房小铃

皴裂,如老人手背的纹路;新梅却被成排栽植,齐整得像一页页翻开的书。花开时,白的像雪醒了,粉的像霞落了,红的像火在冷里燃。香气仍旧那么清冽,可它如今被人群裹挟,被相机收纳,被短视频切割成一段段可分享的春意。

村庄也变了。通往梅园的路不再泥泞,水泥路像一条新生的脉络,把田野、村口、集市、景区连在一起。路边立着路灯,夜晚把村庄照得明亮,连狗吠都显得更有底气。曾经的土墙被白墙黛瓦替换,院落收拾得利落,墙上画着梅花与村史,像把家常日子也装进了审美。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回来了,开起民宿、咖啡店、土特产铺子;老人不再只守着一亩三分地,也能在景区做保洁、做讲解、做巡护,靠双手换来一份稳定的收入。梅花不再只是观赏,它成了产业的枝叶;梅花酿、梅花茶、梅花饼,包装精致,写着“乡味”“非遗”,一箱箱发往远方。

我站在梅林深处,听见风吹过花枝的细响,像旧日村庄的低语。那些低语里曾有贫困的影子:冬天长,日子紧,很多家庭靠外出打工撑起一年;也有一些孩子跟着父母去城里读书,老屋空着,炊烟稀薄。可这几年,村庄像被一只看不见

的手轻轻扶起:基础设施一点点完善,水电路网延伸到家门口;村干部带着乡亲们学着算账、学着营销,学着把土地的价值从“自家吃”变成“大家来”;政策像一场耐心的春雨,不喧哗,却让根系更稳。乡村振兴的口号落在一盏盏路灯上,落在一间间新房的窗棂上,落在返乡青年的背影上,也落在梅园每一朵花背后的管理与守护上。

黄昏时分,游客渐散,梅林恢复了些许安静。我看见几个乡亲收摊,推着小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发出轻轻的响;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歇脚,脸上的皱纹像梅枝的分叉,沉默却不苍老。远处的村口,炊烟又升起来了,沿着屋檐爬高,像旧时光不肯离去。如果乡村发展能让乡亲安居,让孩子愿归,让土地被善待,那么梅花的“被看见”,也是另一种被珍重。

我伸手接住一瓣落花,薄得几乎没有重量,却带着清冷的香。它像一句简短的乡音,穿过时代的喧嚣,仍然落在我掌心。故乡在变,国家在走向更开阔的路,村庄也在学着把日子过得更体面。梅花依旧,只是它不再孤独地开在村庄的角落,而是在一条通往更好生活的路上。我站在梅香里,与故乡对望。